

無保護措施 益鳥成「害蟲」

華南瀕危動物研究所研究員、廣東省昆蟲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副主任鄒發生告訴記者，在1988年《野生動物保護法》沒出台以前，禾花雀因為好吃穀子，被劃撥到害蟲一類，遭到大規模消滅。

後來，隨着這個物種種群的逐漸減少，有專家提出，1隻禾花雀1年覓食的害蟲數量等於5個農民1年滅蟲數量的總和。牠們

的名字，開始出現在多個保護名單上，但卻無行之有效的保護措施輔以實施。所以在全國各地，保護鳥類的說法蒼白無力，遠遠抵不過美食補品和高額利潤的誘惑，甚至還有人依舊認為捉鳥不過是在「除害」。

專家憂心禾花雀悄然絕種

世界自然基金會網站論壇的特聘作家Waxwing曾表

示，早在90年代，俄羅斯的禾花雀已經減少了2至3成，現在當地鳥類學家已經將牠們的銳減作為高度關注的事件。而在2007年召開的日本鳥類學大會上，北海道大學的老師在簡報中稱，黃胸鵯(禾花雀學名)從1998年版的日本紅皮書上的「準絕滅危懼」(即近危)升到2006年版的「絕滅危懼IA類」(即極危)。Waxwing感到，因缺乏黃胸鵯主要遷徙地——中國的數據，黃胸鵯的瀕危等級不能準確定義。然而這也意味着，在中國大量捕殺而未引起足夠重視的情況下，禾花雀可能正在無聲無息地走向絕種。

南遷越冬 常有去無回

禾花雀，學名黃胸鵯，是一種在低空飛行的候鳥。每年秋天，從北起西伯利亞、內蒙古東部、東北和河北北部，每年9月遷徙期間經由東北至雲南西部，途經廣東廣西，在海南島、台灣等地越冬。2000年8月被中國國家林業局列為三有物種(《國家保護的有益的或者具有重要經濟、科學研究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名錄》)，廣東省列為省重點保護野生動物，也列入了國際候鳥保護合約。

禾花雀的「亡命之旅」從西伯利亞延伸到中國的廣東沿海。牠們遷徙的時候，喜歡沿着平原的灌叢、農田等低矮植物飛行，常常結成較大的群，速度只有每小時30-70公里，而且沒有辦法一口氣飛太遠，所以常常要中途休息。如今，天津、湖南、湖北、廣西、廣東從化、三水、四會、清遠，都是捕捉禾花雀的集中地。禾花雀一路向南遷徙，大部分都有去無回，每年都會有數百萬隻陸續落網。人們摸熟了牠們的特別習性，就更容易誘捕到牠們。

話你知道

禾花雀悲鳴

本報記者粵西暗訪

有一種叫禾花雀的小鳥，每年秋天，從遙遠寒冷的西伯利亞，飛到溫暖濕潤的廣東來過冬。不少港人及廣東人愛吃這種雀鳥，認為其有「滋補」功效，卻很少有人知道，禾花雀自十多年前就被列入了國家保護物種。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在粵西部分鄉間市場暗訪時發現，每年秋冬季節，上百萬隻禾花雀在這裡被捕殺成為人類的盤中餐，原本在本港和廣東頻繁出現的小鳥現已基本絕跡。有鳥類專家痛心疾首：保護不力，禾花雀正在無聲無息的走向絕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叢書

瀕危逾十年 仍是盤中餐

粵港客鍾愛 每年上百萬遭屠戮



禾花雀在酒樓賣出高價，一桌吃萬元不足為奇。網上圖片



店舖的地面上，還散落著沒來得及處理的禾花雀屍體。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叢書攝



蘭石鎮出售處理完的禾花雀，每十隻一捆，堆在禽類店舖的案台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叢書攝



被僱來處理雀鳥的大嬸們動作飛快。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叢書攝

廣東湛江梅菉鎮、蘭石鎮市場，儼然一個無形的野生鳥類交易集散地。數百間倉儲式的舖面，無一例外地碼著幾個鏽跡斑斑的鐵籠，裡面關著各種羽毛凌亂、眼神呆滯的飛禽，連國家二級保護鳥類貓頭鷹、夜鶴、灰鶴也混雜其列。一店舖老闆神秘兮兮地領著本報記者來到賬房後打開冰櫃，裡面凍滿的是硬邦邦的、羽毛光鮮的禾花雀屍體，目之所及，數已可千計。

賣鳥人：要一萬隻都行

被店家僱來為鳥雀拔毛開膛的大嬸們坐在斑駁的案几前，手勢迅速統一——左手握住一隻已死的小鳥，右手飛快地拔毛，不消片刻，弄乾淨的鳥就被整齊地放在她們身邊的一個塑料筐上。頭朝下，每十隻一串，細長的腳被皮筋紮在一起。裸露著鮮紅皮肉的細瘦雀鳥，在筐中乍眼看去如同成捆的荔枝一般。

「都是現貨，每隻18元，要一萬隻都行。今晚就可以打包幫你汽運。」據一個姓陳的老闆介紹，活的禾花雀生性頑野好動，捕鳥人每次得手，都必須馬上把禾花雀淹死或凍死，否則既不利於運輸，又會導致鳥兒消瘦影響價格。

「100隻4斤，就是頂級好貨，可以打包出口。」據說，每天都有上萬隻的冰凍禾花雀從這裡源源不斷地運往廣州、深圳、東莞等地的食肆酒樓，甚至通過空運和海運的方式成批運往香港、澳門、美國、澳大利亞，被賣上30元或者更高的貴價，抵達世界各地饕餮之徒的餐盤中。「人們吃禾花雀，一個成年人一吃就是十幾隻，一桌下來，吃百十隻非常正常。」

捕鳥人：鳥飛過=天上落金子

李三偉是梅菉當地的一個普通農民，然而每年8月至10月，他就會「搖身一變」成為專業捕鳥人，騰出時間為捕捉禾花雀而忙活。他告

訴記者，每當數萬隻禾花雀如烏雲壓陣般掠過天空，如暴雨傾盆般密密匝匝地落在村裡的麥田、稻田時，他就彷彿聽到了「天上落金子」的聲音。據說，去年10月，他一天最多能捕捉到8000隻上好的禾花雀，那些密密麻麻瑟縮在網中每隻約4錢重的珍貴小鳥，多到可以直接「用手捧著」裝入麻袋！按照每隻25元的出口價格，他和五個同伴一日便能分別賺3萬多元！

身兼華南瀕危動物研究所研究員、廣東省昆蟲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的鄒發生表示，販賣禾花雀幾乎是不需成本的高額利潤，和牠本身被傳得沸沸揚揚的藥用功效，是直接置牠們於死地的「罪魁禍首」。「捕捉禾花雀，幾乎沒有成本投入，只需用自製的竹筒和大網；而民間向來認為禾花雀是『天上人參』，能壯筋骨、通經絡，壯陽補腎，進食可大補。憑這兩點，就足以為禾花雀招來殺身之禍。」



廣東梅菉農民李三偉講述捕捉禾花雀的過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叢書攝

畸形消費觀 一桌雀上萬元照吃

最近幾年，隨着有關部門打擊力度的加大，販賣和食用禾花雀的行為轉為隱蔽。目前在廣東，野生動物消費已進入高端消費市場，平常百姓早已無緣消費。廣州一潮菜餐館的老闆吳錦告訴記者，現在人們在禾花雀的烹飪方法上已研究出了白灼、鐵板、爆炒、椒鹽、燒烤，甚至生吃的做法，「有時候公費吃喝，老闆請客，按照不同的吃法，一隻加工好的禾花雀價格能上60-80元，吃個上百隻，再配上高檔洋酒，一桌人的餐費就輕鬆上萬了。」

吳錦表示，從2001年禾花雀被廣東省列為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就已明令禁止捕殺、收購和出售，有觸犯者均被沒收違法所得，並處1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款。但是禁令的實施，只足以讓他們在一開始有所收斂，當

面對食客的要求和利潤的誘惑時，他們很快就將各種條文拋之腦後了。

酒樓「真貨」不到3成

但是這些花巨款吃到的小鳥真的是禾花雀嗎？在蘭石鎮暗訪時，賣禾花雀的陳老闆曾熟門熟地向記者推介，自己吃的禾花雀，應入19元一隻的，如果是開酒樓賣的，拿8元一隻的即可。他掂量一隻僵硬的禾花雀和另一隻毛色相近的不知名雀鳥解釋說，禾花雀一旦被開膛去毛，和普通雀鳥看起來也差不多，「現在的食肆酒樓，賣真正禾花雀的不到30%。」廣東梅菉農民李三偉亦表示，現在禽鳥市場和酒樓裡充斥的都是天津空運而來的次等雀，或者是些體形相似的雜雀，「80%的好貨都出口去了。」

捕雀不手軟 只知斂財泯良知

廣東梅菉農民李三偉捕鳥屬於「半路出家」。2006年時，他看見有人在村口的稻田裡支起大網嚴陣以待，便暗中去了解其中利益。當他探問清楚後，就趕走了外村人，夥同村裡的五個青年幹起了捕鳥賣鳥的買賣，至今已第五個年頭。

每年秋天，麥子灌漿的時候，禾花雀會準時而至，此時他們會拿出去年修補好的鳥網。傍晚時分，成群禾花雀在半空中準備集結降落，他們就暗暗用竹篙支起3-4米高的大網，三五人到相隔的麥地裡大鑼或者放炮，準備棲息的鳥兒受到驚嚇，紛紛撲撲地飛聚到一處。當成千上萬的禾花雀集中到一塊

地裡的時候，他們迅速地放倒支撐的竹篙，從天而降的大網兜頭罩下，禾花雀紛紛落網，有些黏在由漁網改造的細密鳥網上，越掙扎網纏得越緊，不少當場就扭斷了翅膀，猶如蜘蛛網上無法掙脫的蚊子。

李三偉說，這些體形較小的鳥兒叫聲啾啾，猶如稚童在對話一般，在將死一刻尤其尖銳激烈。可是這些叫人揪心的哀號，也難令他們自責內疚。在他的言談中，捕捉禾花雀的整個過程，顯得輕鬆、有趣，「錢來得快」。似乎為了成全他和其他夥伴的一夜暴富，那瞬間消逝的成千上萬條鳥雀的性命不足為道。



被紮成像荔枝一樣一束的禾花雀。

網上圖片



野生禾花雀捉來凍死上餐桌。



環保志願者在浙江解救被困在捕鳥網上的禾花雀。

網上圖片

勸君莫打枝頭鳥

本報記者在蘭石鎮暗訪時，目睹血腥的買賣和屠殺現場，幾欲潸然。高額利潤和荒蠻的飲食文化給禾花雀帶來了滅頂之災，並造成野生黃胸鵯的種群數量大幅度下降。面對驚弓之鳥振翅難飛的可憐模樣仍下殺手，不啻像兇殘的日本鬼子在嚇得發抖叫媽媽的中國嬰兒面前揮刀嬉笑着砍下去一樣。白居易有詩曾言：「莫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勸君莫打枝頭鳥，子在巢中盼母歸。」禁令難禁貪慾，為了一個種群不致消逝，為了維護生態環境的平衡，為了人類最終不需為種破壞、屠戮嚙下苦果，請停止擴張的野心和貪慾，勿使人類在第六次物種滅絕中悄然列位。沒有買賣就沒有殺害。